

· 文献之窗 ·

孤本明传奇《盐梅记》述略

康保成

—

《盐梅记》最早见于明末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著录，列入“能品”，题“青山高士”作。《祁氏读书楼目录》、《鸣野山房书目》并著录。看来是明中叶至明末之间的作品，但却早已失传。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记云：“青山高士，姓名、字号、籍里，今已不详；生平事迹无从稽考。所制传奇一种，亦未传世。”又云：“《盐梅记》，……藏本今未见传，此剧今无流传之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411页）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也说：“《盐梅记》，……本事未详。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109页）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它却静静地躺在与我国仅一衣带水之隔的东邻日本。

1996年初，我在日本九州大学任教时，承先师王季思教授的生前好友、日本著名汉学家波多野太郎先生函告：十余年前，吴晓铃先生曾通过他获得过孤本明传奇《白梅记》（原注：“书名不正”）的胶卷，说是不久即影印收入《孤本戏曲丛刊》五集。然其业未成而吴先生已作古，《丛刊》五集中未见此书，胶卷也不知下落。经波多野先生指点，我拜访了当年在山口大学任教时帮助吴先生复制资料的横山永三先生。但事过多年，横山先生对此事已没有记忆。当我把结果告诉波多野先生时，先生不禁生发“广陵

散”之叹。

九大文学部助手冈村真寿美小姐，知难而进，积极协助我多方查找、探访，又直接与山口大学图书馆联系，终于证实此书名《盐梅记》，现仍完整地收藏在该馆。我立即提出复制胶卷和查阅原书的要求，得到了山口大学图书馆热情、周到的配合。横山先生也主动惠赐资料，以帮助我弄清楚这本戏的来历。现在，这本流失多年的孤本戏曲，终得与国人见面了。

《盐梅记》是山口大学图书馆“栖息堂文库”的藏书，而这个文库原是日本德山毛利藩第三代藩主元次侯（1667—1719年）燕居读书时所建的附属文库中所收藏的三万册书籍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现收藏在天皇居内的宫内省图书寮。

毛利藩的藏书，怎么到了山口大学呢？据介绍，60年代，在山口大学原中国文学专业教授上村幸夫先生斡旋下，毛利氏的后人毛利就拳氏分两批将家藏汉籍赠给山口大学。第一批赠于昭和39（1964）年，所赠书籍为92册；第二批赠于昭和42（1967）年，所赠书籍8116册。两批合计8208册。《盐梅记》即其中的一种。

山口大学所藏的这部明刊本《盐梅记》，漱玉山房梓，匡郭21.6×13厘米。卷前有《盐梅记小引》，称剧本作者为“余友青山高士”，末署“墨禅居士”。又有各出总评、总批。接着是目录（出目）和三十四出正文，正文中间有十四幅精美插图，正文上有眉批。卷末有“峨冠子总评”。合计176页。其中正文用楷书，“小引”、“总证”等均用草书刊刻。

1986年，山口大学文学部汉籍调查班（代表者岩城秀夫教授）编有《防长所见大内毛利典籍志》，对《盐梅记》作了简单著录。这可能已在吴晓铃先生发现此戏之后，但仍未引起外界重视。

二

对《盐梅记》这书名，有必要作些解释。盐和梅，即咸盐和

酸梅，古代用以调味，后转用于“调和鼎鼐”、治理国政。《书·说命》下：“若作和羹，尔唯盐梅。”传：“盐咸梅酸，羹须酸咸以和之。”（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175 页）此为殷高宗命傅说为相之辞，后来诗文中常以“盐梅”指宰相或相当于宰相的人。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一种制做“盐梅”的方法，是将酸梅放置于盐汁之中浸泡，“日晒夜渍，十日即成”。其物又称白梅、霜梅，是一种有多种功用的药材。（参《本草纲目》“果部·梅”，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305 页）《盐梅记》中可能即指此物。第十五出，钱白珩将一粒“盐梅”插入土中，对月祈祷，日后得与宋道光结成良缘。显然，剧中的“盐梅”象征爱情的种子。这其实已与用作调味、引申为治理国家的咸盐和酸梅，相去甚远了。但卷前“小引”的最后一句是：“吾兄他日盐梅之用，于此具一斑乎。”仍保留了发挥政治才干这层涵义。

《盐梅记》写山东举子宋道光与其父宋铨遇饥馑之年，中途绝粮，梦遇神猿指点，要他男扮女装，以待发迹。道光遂易女妆，由其父将他卖给浙江海门财主钱惟义，与钱的独生女儿白珩为伴。不久，白珩看出真情，二人自主结合，白珩劝道光赴考，得中后再来娶她。分手时，二人对盐梅发誓，而梅叶当即萌发，预示好的结果。道光赴试途中遇强人打劫，匪首王媵儿是一个年方二八的侠女，她对宋道光一见倾心，以身相许。适逢朝廷悬赏缉捕，媵儿下令火焚山寨，解散士卒，而让道光以灭贼之功向朝廷邀赏，得封高官。结果，宋道光与钱白珩、王媵儿一夫两妻大团圆。

《盐梅记》在描写爱情和农民起义两方面，分别受到《西厢记》和《水浒传》的影响。作品卷前“总批”说：“读至《西厢》、《水浒》、《盐梅》，只见精神，不见文字。”把《盐梅记》提到与《西厢记》、《水浒传》相同的高度，当然是不适当的。但确有理由说，作品是在有意模仿这两部反封建、反传统的杰作。例如第十

九出《得情逐姬》，钱惟义得知女儿被骗失身后怒责毛姆，毛则反唇相稽，推诿责任，与《西厢记·拷红》如出一辙。第二十六出《奏功膺爵》，皇帝下的“诏书”实从《水浒传》第一百零一回（百二十回本）抄来。

本剧的人物以侠女王媵儿写得最为动人。可以说，是王媵儿决定了宋道光的命运以及三人最终的结局。相比之下，主人公宋道光却显得没什么光彩。明末清初苏州派专家朱素臣所作的《锦衣归》传奇，写了一个“二八娇姿”的绿林头子“十八姨”，有可能是受了《盐梅记》的影响。

作品在情节上也有许多脱俗之处。如卷末总批所说“勿庆寿”、“勿考试”、“勿斗阵”、“奏功膺爵而不事考试”、“洞房花烛而不拘联生子”等。这些情节，多与作品的思想倾向有联系。其中有的也不合情理。《远山堂曲品》评此剧说：“构思曲折，极欲超出俗套。但其中如宋道光已登贤书，复改青衣之饰，人情乎？迨后王媵儿伪为易妆，亦觉绕舌；总是未当家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73页）这评价值得我们参考。

总之，这部流出境外数百年，几成“广陵散”的孤本戏曲所具有的文献价值是不可替代的，在艺术上也有可资借鉴之处。当今国家昌盛之际，我们呼吁有见识的出版机构尽快将其出版面世（包括影印原本和出校点本），使专家学者们得以阅读、研究，使国家和各地、各大学图书馆得以收藏，使祖国的文化遗产真正能发挥作用，实现价值。

作者工作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